

#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六)

日本小泉白雲著

梁指南譯

郎弗老歷來便是一個耽詠雀鳥的大詩人。他作有一首詠蒼鷺的詩——不過那是一個本土的傳說；還有一首詠橫嘴鳥 (CROSS-BILL) 的詩；其外還有許多詩歌是吟詠美洲並歐洲底各種雀鳥的。援引這些詩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郎弗老底作品是無所勉強地使可見到，而且他也並不難研究的。但我要略說橫嘴鳥底故事。橫嘴鳥是一隻小鳥，牠底嘴喙與其他別種雀鳥底嘴形截然不同，胸脯上有一紅點。牠底下喙與上喙並非同樣長度，合起來彼此十字交疊着，因此牠底嘴喙看來是彎曲曲的。這裏有一個趣怪的基督教底故事說明橫嘴鳥所以這樣嘴形的緣因。傳說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臨死的時候，忽然飛來一隻小鳥，想將釘在他手上的鐵釘拔出；牠繼續用力拔釘，直至牠底嘴都啄撓曲，而且扯破了，牠底胸脯染上一點從牠底喉裏流出來的血斑。因此基督祝福牠，遺囑一切愛他的人都應當愛護這隻小鳥。這段趣緻的傳說便成了一首丹麥詩底題材，郎弗老把牠逐譯英文，很是貼切。不過郎弗老所有吟詠雀鳥的詩歌，我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2 ) 以爲其中最美妙的莫如那首題名皇帝底雀鳥的巢 (The Emperor's Bird's Nest) 之詩。此詩係根據一個關乎西班牙皇帝查理斯第五 (Charles V.) 底故事而作的。查理斯第五全然不能說是一個可愛的皇帝；他底性情中含有許多的狡猾和暴虐，可是對於供養他的人却毫無懷疑。他是一個宗教底逼害者——是那個比他還要凶殘的，迷信的腓力第二 (Philip II) 底父親；他們父子倆真是會將全世界置於卑劣的異教徒審問 (Inquisition) 底處治之下，如果他們可能這樣做作的話。腓力第二就是這樣實行，到底把西班牙弄得破產。話雖如此，然而這個可怖的查理斯有時在他底天性中亦微露仁愛的光芒——一種很出奇的仁愛。他可以命令將一個人夾生燒死，因爲犯着異端的緣故；可是他對於小鳥却是非常仁愛的。這便是郎弗老底詩所要抒寫的——而且是一首精美的詩。此詩開首就是一段在法蘭特 (Flander) 那裏底可怕的天氣底敘述，當時查理斯帶同他底西班牙軍隊正與敵人在那裏作戰；西班牙軍官因爲雨水與及那裏的地形底不就，都處在很卑濕的水氣中，這對於軍事行動極其障礙。他們圍攻敵人一座城，可是不能克取。忽然間，那些軍官瞧見一隻燕子飛來構巢於皇帝底帳幕上。那確然是很出奇的一回事——因爲那是世界上可以構築一個安穩的雀巢之最後處所：

Yes, it was a swallow's nest,

Built of clay and hair of horses,  
Mane, or tail, or dragon's crest,  
Found on hedgerows east and west,

After skirmish of the forces.

是的，那是一個燕巢，

是泥土和馬毛，

馬鬃，或馬尾，或戰馬底頂毛構成，

築在東邊西邊的株楊樹頂，

在兩軍交戰之後。

Then an old Hidalgo said,

As he twirled his grey moustachio,

"Sure this swallow overhead

Thinks the Emperor's tent a shed,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4 )

And the Empero but a Macho.”

這時一個老年的軍官說道，

說時把他底斑白的鬚鬚撚摩。

『在上面這隻燕子必然

以爲皇上底營幕是一間厩槽，

而皇上不過是一匹馬騾。』

Macho一字，西班牙文馬騾也；——那個軍官說那隻雀鳥也許誤將皇帝底行營當作馬騾的厩槽。他並想不到皇帝正在諦聽他說這些話；查理斯到底將這些事情偷聽來了，因爲他有一種偷聽底惡習，所以舉首仰瞻帳幕。而瞧見那個燕巢。然而當他瞧見雀鳥之時，他却很喜悅，傳令各人不得驚動那隻雀鳥。

“Let no hand the bird molest,”

Said he solemnly, “nor hurt her!”

Adding then, by way of jest,

“Golondrina is my guest,

"Tis the wife of some deserter!"

『禁止用手驚動那隻雀鳥，』

他端嚴地說：『亦不准把牠傷損！』

繼後他又諧謔的再言，

『燕子（女的）是我底佳賓，

牠是某個逃兵底妻子。』

*Golondrina* 一字，西班牙文燕子（雌性）也。可是那些私逃的兵士亦常慣諧謔地嘲笑爲燕子。所以皇帝，用了 *Golondrina* 這個雌性字，說出一句絕妙的雙關語，說是他底私逃的兵士中有一個人底妻子底靈魂，飛來棲在皇帝底營幕上，替代她底丈夫償罰。

等到後來，營幕要遷移了，兵士來將皇帝底營幕收拆下來帶去的時候，皇帝却因爲燕子底緣故，曉諭兵士由得牠留在那裏。

So unharmed and unafraid

Sat the swallow still and brooded,

Till the constant cannonade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6 )

Through the walls a breach had made,  
And siege was thus concluded.

因此無傷，無恐，

燕子照舊在那裏棲息，鵝卵傳種，

直至不斷的礮轟

攻破城牆一個窟窿，

於是這場圍攻也就完成。

Then the army, elsewhere bent,

Struck its tents as if disbanding.

Only not the Emperor's tent,

For he ordered, ere he went,

Very curtly, "Leave it standing."

這時軍隊，移營到別處地方，

收拆帳幕，就如散解一樣，

唯獨皇帝底帳幕不拆去，

因爲他在離去之前曾經

很簡截地曉諭，『由得牠在那裏！』

So it stood there all alone,

Loosely flapping, torn and tattered,

Till the brood was fledged and flew,

Singing o'er those walls of stone

Which the cannon-shot had shattered.

所以帳幕孤另另的留在那個地方，

輕鬆地鼓撲着，又殘破，又裂爛，

直到雛燕羽翼成長，奮翅飛翔，

在那些亂石的城牆上歌唱；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7 )

城牆已爲礮彈毀崩碎散。

( 8 )

在許多描繪和平底圖畫——象徵底圖畫裏，我想你們總會看見好些雀鳥被畫在一尊捨棄不用的大礮口內構巢；那實在是雀鳥常常要這樣做的事實。就是在兩軍爭戰的時候，牠們知得沒人願意損傷牠們，牠們甚至在射擊很濃密的礮壘上亦要構巢。真的，雀鳥似乎把生命看得很哲學底地。兇惡的查理斯第五這段故事，可不是使你們記起穆罕默德和他底貓的故事麼？穆罕默德生平最愛貓；他有一隻嬖寵的貓，有一天碰巧睡在他身旁，這時禮拜堂底祈禱聚集的鐘聲正好響了。穆罕默德正想要起身赴會，可是他發現那隻貓原來躺在他底衣袍的一幅布上酣眠，所以如果起來就不能不驚醒牠了——除非他做了一件至今傳爲佳話的事情。與其驚擾那隻貓底好夢，穆罕默德寧願將自己底衣袍，就是貓兒躺着的那幅袍布，剪了，然後赴禮拜堂祈禱。

你們自己儘可以找見郎弗老的吟詠雀鳥的詩歌，一點也不困難；但請不要忘記一讀他底一首題名費特利谷大人底鷂鳥 (The Falcon of Ser Federigo) 的詩中那小段浪漫故事。這是一篇綺妙的意大利故事底敘述，丁尼生亦作有一首詩是吟詠這個故事的，題曰鷂鳥 (The Falcon)。不過丁尼生將那個故事演作詩劇，而郎弗老則寫成一首動人的敘事詩；丁尼生底



詩固然亦是精妙的，但我想你們寧願愛讀弗老底詩。他們這兩首詩我皆不援引；這於我們底普通論題並無什麼特別幫助，因為兩詩未免太過長篇，不容我們適當的選錄，更兼祇引用數行或幾節詩句又不能表現各詩底特點。以故我祇好敘述這個意大利底古老——我相信，有如包卡斯奧（Boccaccio）底時代一樣古老——的故事可矣。從前有一個紳士，他養有一隻馴善的鸚鵡，是他最寵愛的——那隻雀鳥是如此伶俐的，凡是他的吩咐的無論什麼事情，牠都遵命照做。這人底鄰舍住着一個嬌豔的女人——一個寡婦，是他很鍾情的，而且想要娶過來的；但她既然是貴族人家，他就頗難得到手。她有一個兒子，五六歲的年紀；有一天，她帶同那個小孩過來探訪那隻鸚鵡鳥底主人。那個小孩見了那隻雀鳥底明慧可愛，非常驚詫，非常歡喜。後來他害病了；他要求母親請將費特利谷先生底鸚鵡給他。母親因即獨自踱過費先生底家來，請要那隻鸚鵡。但是，照依意大利當日的禮文，她初到人家內屋不能即時請求，她先要領受主人底款待。這時那個紳士底屋內湊巧沒有什麼好食物饗宴來賓。他於是偷偷地殺了那隻鸚鵡，把牠烹飪，饋與那個佳麗的貴婦吃了一頓很美味的豐宴。宴罷，她纔冒昧的向他致辭，求他可憐那個臥病的小孩，請將他的鸚鵡送給她。他非常痛心，回答不能。她以為他底拒絕祇是自私而已——也就是他實在不鍾愛她的明證。她要走了，很憂愁地，當時那個

(10)

紳士，預見她底意思，便對她表白實情，說他因為她的緣故，已將那隻鷓鴣殺了，那就是他所以不能給她的原因。一聽聞這些實話，那個貴婦情不自禁，當即因為他底寵愛，應變和寬量，而戀愛他；結果是一場很美滿的婚姻。說不定有二十多篇詩歌並散文底故事敘述都是受了這個意大利底原本故事的靈感而寫成的；而丁尼生晚年覺得牠是一個優美的題材，就已是牠底價值的明證。

我相信這些便是英文文學上吟詠鷓鴣或鷓鴣的最著名的詩。但是此外還有許多古謠古歌也是詠鷓鴣的；這個你們在普通的詩選集裏隨便可以找見。我不援引牠們，因為，例如快活的蒼鷓鴣(The Gay Goshawk)，這些歌謠中的雀鳥都是些魔法神妙的雀鳥——可能講故事，遞訊息的蒼鷓鴣，舉動全如人類，牠們底性格裏一點雀鳥底本性也沒有。說到郎弗老，我在這裏不得不提醒你們記起另外一個美國詩人，他寫過一首很著名的詠鳥詩——或者就是因為那首詩，使他永遠留名。這是勃萊安(Bryant)底致水鳥(To a Water-fowl)，你們甚而在學校的讀本裏也可找見，而且我相信，在所有的特是選給孩童念的詩集都有選錄。此詩委實非常佳妙，音韻諧美，辭句明顯，絢染的綺麗之至。然而詩中並無什麼特別的思想在內，——真的，牠底詩題，那隻水鳥底本性，是神學底地敘述的，仿效十八世紀的作風。那是給學童念

的一首很好的詩；關於勃萊安底詩所要說的，我想這些話已經夠了。

至於普通吟詠雀鳥，我不知道英文文學中可有什麼詩歌再比安諾德底干勝敦花園即興  
(Lines Written in Kensington Gardens) 更著名的了。干勝敦是倫敦一座大公園的名。  
我想你們也知道動物園和其他著名的學院都設在這園底附近。園中有美麗的樹木，花草，還有許多雀鳥。園底四圍是都市底喧騰。彷彿海濤底怒號；但在園中則光明，平靜，又有蔚藍的天空。我現在要引用的詩，是抒寫一個人在這園裏——倫敦底中心——諦聽鳥聲的思想。

In this lone, open glade I lie,

Screened by deep boughs on either hand;

And at its end, to stay the eye,

Those black-crown, red-boled pine-trees stand!

我躺在這幽靜的，開朗的空地上，

深邃的枝葉遮蔭在兩旁；

定睛遠望盡處，

那些黑頂的，紅幹的松樹矗立幢幢。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12 )

Birds here make song each bird has his,

Across the girdling city's hum.

How green under the boughs it is!

How thick the tremulous sheep—cries come.

雀鳥在這裏歌唱，各唱各的歌曲，

橫過周圍都市底喧囂。

樹蔭之下何青綠！

顫聲的羊咩來得何緊速。

Sometimes a child will cross the glade

To take his nurse his broken toy;

Sometimes a thrush flit overhead

Deep in her unknowneay's employ.

有時候一個小孩跑過那塊空地，  
將他底破爛了的玩具交與乳母；  
有時候一隻畫眉在頭上儻然飛過，  
飛往林深處幹他底不知的白日底事務。

Here at my feet what wonders pass,  
What endless, active life is here!  
What blowing daisies, fragran grass!  
An air-stirred forest, fresh and clear.

.....

In the huge world which roars hard by,  
Be others happy if they can!  
But in my helpless cradle I  
Was breathed on by the rural Pan.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這裏，在我底足前經過甚樣的奇事，

這裏是甚樣的無窮盡的，活動的生命！

甚樣的爛熳的雛菊，馥郁的青草！

一個歌聲調勻的樹林，又青鮮，又清明。

.....

在這個附近喧囂的浩大的人世，

如果人家可能的話，就讓他們快活罷！

但在我這個軟弱的搖籃中，

却仰賴那個村野的牧神而生息。

I, on men's impious uproar hurled,

Think often, as I hear them rave,

That peace has left the upper world

And now keeps only in the grave.

我，在人們喧鬧的不恭敬的噪露上，  
常常想到，當我聽聞他們狂亂胡鬧，  
想到寧靜離開了上方的世界，  
而今祇在墳墓裏留藏。

Yet here is peace for ever new!

When I who watch them am away,

Still all things in this glade go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ir quiet day.

可是這裏寧靜永遠長新！

當我，守望他們的我去了，

在這塊空地裏所有一切事物仍舊經過

他們底幽嫺的日子底變更。

( 16 )

Then to their happy rest they pass!

The flowers upclose, the birds are fed,

The night comes down upon the grass

The child sleeps warmly in his bed.

於是他們輪到他們底快活的安息！

這時羣花收閉，禽鳥餵食，

黑夜降臨青草地上，

孩童和暖地在他底床中酣眠。

Calm soul of all things! make it mine

To fell, amid the city's jar,

That here abides a peace if thine,

Man did not make, and can not mar.

一切事物底安慰的靈魂！使我底



也感得，在都市底喧囂之間，

感得這裏仍留你底一種寧靜，

人沒有做，也不能摧殘。

*The will to neither strive nor cry,*

*The power to feel with others give.*

*Calm, calm me more! nor let me die*

*Before I have begun to live.*

不奮爭不呼號的意志，

感覺與他人所與的能力！

安慰，更安慰我罷！亦不要讓我死去，

在我開始享生之前。

( 17 )

唯有最後的一節詩——詩中最美妙的一節，說及那種有信心的道德底智慧所與的心靈上底寧靜，那種由自制力經驗得來的寧靜。正如在喧囂的倫敦中心的花園，其中自有一番鄉村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18 )

似的寧靜一樣，所以一個知識廣博的勇敢的人，雖是逼得在一羣思想不正當，不公義的人們之間勞働，受苦，他仍然可以在他自己底心中保持着「一種天堂似的寧靜，樂天知命，愛護人類。Before I have begun to live (在我開始享生之前)」一語，其實意云「在我開始享有那種教我們不要尤怨，不要憎怒的較高上的道德底生活之前」也。你們或許會問這究竟可否稱爲一首詠鳥詩——因爲詩中祇有三四次是提及雀鳥的。不過此詩本來是題作肯勝敦花園聞鳥聲有感 (On Hearing a Bird's Singing in Kensington Gardens)；而全詩所抒的就如詩題所示的。

我相信我已將吟詠雀鳥的英文詩歌，至少是牠底菁華，都給你們說過了。然而我不能不告訴你們，這個題目離應該結論之點還遠呢。英文文學上還有很繁浩的別的吟詠雀鳥的詩歌——不唯吟詠英國底雀鳥的英文詩而已，並且吟詠外國的雀鳥的英文詩。但是牠們並非上品；我們現在須要放下次等的，吟詠雀鳥的詩歌不論，或者約略提下牠們就夠了。考白爾 (Cowper) 詠老鴉的詩，是一首次等的詩；不過詩體是一種滑稽詩體，我在去年已給你們引用過了。湯姆生 (James Thomson) 底詩，其中亦含有好多行詩句是吟詠英國底各種雀鳥的——我在這裏所說的特是指他在春 (Spring) 一詩中關乎甦醒的生命底描寫而言——而湯姆生

是今日一個大詩人。但我們在這裏要是祇援引他幾行詩句而已，並不足以見其優美，而且整篇來引用他底詩又無什麼裨益。要不是如此，我倒疑慮英文文學上吟詠雀鳥的詩歌裏，可有一篇重要的作品是我一時掛漏而未曾經論及的。

我可以提起有些屬於文學上的雀鳥在象徵底作法上，是值得我們個人的研究的。例如，白鴿，向來便是基督教底聖靈之象徵——這個你們在洛色蒂 (Rossetti) 底祝福的天使 (The Blessed Damozel) 一詩中便見到一個綺妙的引典。然而我不願意細論這個，祇因牠與基督教底肖像學 (iconography) 非常關連，而肖像學是專門學者底一種研究。我亦不願多說天使與雀鳥的比喻，或在圖畫裏給天使添繪的白翼的這些話。這些都是屬於肖像學底。不過你們至少要記得這些事實——否則你們不能賞會勃郎寧給一幅圖畫裏底天使之致辭那句綺麗的讚嘆——『你上帝之鳥喲！』(Thou Bird of God!)

末了，我以為這麼多話儘夠結論了：吟詠雀鳥的英文詩歌代表了一大部分的至高上的抒情底表現。牠是最複雜的一種情緒底或默想的詩歌，盡善而盡美，詩人所吟詠的或者沒有別種簡單的題目可以再比雀鳥底詩歌抒寫得更高上，更複雜的了。

(完)

# 新書

(2)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小說(翻譯與翻譯)

幻象的殘象	迷羊	管他呢	入五後	西山之雲	支那女兒	春痕	殘夜	胡蝶	劫灰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邵遠夫著 實價五角	芳草香 實價五角半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李連吾著 實價四角	劉大述著 實價五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倪貽德著 實價五角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半	沅君著 實價三角

春潮	顯克微支小說集	飢餓	霸都亞納	浮士德	裁判官的威嚴	婚後	窄門	痴人之愛	英國短篇小說集	紅笑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魯彥譯 實價五角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朱漢譯 四角半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穆木天譯 印刷中	楊薩譯 印刷中	朱湘譯 印刷中	袁家華譯 印刷中

# 故鄉的閒天

少仙

——獻給海上無產文學家——

## 一 落伍就落伍

上海也有貧民窟，我沒有進過，不知其中是如何一種慘狀。

我雖然也曾看見過幾篇描寫第四階級的小說和詩，但留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就以徐志摩先生的那首「一幅貧民享樂園」（原題是否如此？）說吧，似乎把北京垃圾堆上撿煤球的乞丐寫得可謂淋漓盡致了！也不知是寫詩的人主觀不同，還是我的鑑賞力薄弱？無論寫得怎樣深刻，怎樣畢肖，只覺得那是一首「飄飄然」似的詩，說到好上，不過給我一點喜劇的快感；雖然作者也是極力想用寫實的手筆，華瞻的想像，巧妙的結構；把這幅悲慘的景象深銘讀者的肺腑。但結果失敗了！我想這是因為作者是坐在華燈之下天鵝絨上寫的吧？遠不如翡冷翠的一夜，以我看。

( 21 )

我自己還年青，實在不甘落在時代的後邊，所以常挖空了腦殼，想替第四階級窮苦的同類們寫些東西。——此處要聲明：我並沒有搦着什麼「革命文學」「文學革命」的耒耜，想

( 22 )

給農工們殺開一條血路。——但每次寫出來的，自己看了看，遠不如乞賑的電報，結果很慚愧的都丟入字紙簍裏去了。這並不是我不知努力，不知自愛，實在因為我不知肚餓了是怎樣難忍，田園工廠裏的臭汗，我又根本沒有流過，上海洋樓中的無產文學家的朋友們，對於我的苦衷當能原諒吧？

在語絲上說了幾句話，拊了革命文學家的逆鱗了！一個朋友就很鄙棄的說：「你怎麼也加入了語絲派？」我說：「即使加入了怎麼樣？」「不怎麼樣，思想落伍罷了！」這句話給我心上刺了一針，痛極了！于是就去翻流沙，捧太陽，看戈壁；想和前驅者「剪拂」一下，以冀列入無產之林；不幸根器淺薄，「死狗扶不上牆！」終於噓了一口氣，只得鑽入退伍隊中，來和老宮女們談「天寶遺事」了！

自己生來就是個害羞家，胆怯者，口又非常之訥；在上海雖住有一月餘，但是像洋場中的無產文學家們那付臉壯，胆強，嘴巧的本領，自己實在學不來，也趕不上；這也活該落伍也！

## 二 趕騾轎的話

故鄉在萬山中，下了火車就得坐騾轎；在故鄉是連南北通行的那種人推着的獨輪車都不

容易見到的，用以代步的是驢，騾，馬，三種動物，至于騾驢在故鄉人的眼中，比上海人看汽車還要貴重。

下了火車第一天晚上住到N縣的D鎮，雖也是鎮，但除了煮鷄子可以供上等的旅客大嚼外，肉食是與此地絕緣了！聽說以前並不如此，這是最近三年的事。

我因為那種混泥湯似的飲料，真有點難下咽，就問趕騾驢的有沒有較清的水可喝？趕騾驢的好像嘲笑我不識趣似的說：「就這水還是從五六里外汲來的！」我趁機問他此地民生狀況：「三四年都沒有景兒了！不用說吃的，連喝的水都不容易得到！以前此地沒有過土匪，現在遍地都是了：黃沙會，天門會，紅鎗會，綠纓會，……燒殺搶掠，比土匪還甚！會和南軍打，和北軍打；此會同彼會打，本會同本會打；十餘個村莊被燒殺成一片瓦礫，不見人煙了！上邊還要派軍餉，南軍派了北軍派；會中又要捐大戶，這會捐了那會捐！有一家種了十畝田，會中要捐一千元，好傢伙！一畝田現在賣不到十塊錢，這一捐就是一百！結果這一家拋了房產逃跑了，僥倖沒有被捉住，捉住是沒有命了。前四天軍隊捉到八個黃沙會，都被鋸刀鋸了三段！鋸？鋸也不行！誰能躺在家裏等餓死？若再有半月不落雨，恐怕此地也走不成了。」這是趕騾驢的話。

( 23 )

( 24 )

晚飯吃了半盤大拇指粗細的麵條，黑硬不必說，麵裏的沙粒鎮着牙齒吱吱地響；一算飯賬：好傢伙！大洋五毛！合北京錢二十五六吊！半盤麵！！

我一路就很擔心，雖說沒有帶着多少洋錢，坐着騾轎總是資產階級的好招牌，惴惴地縮伏在被褥間，不敢讓清爽的野風吹進來，不住的以手巾抹身上臉上的臭汗！

上海無產文學家們，請放下你們冰淇淋的玻璃盃，離開租界中的貧民窟，來嘗嘗我們這兒黃沙烈日下上等旅客所享受的騾轎風味！——是資產階級所享受的。

### 三 這幾年來的故鄉

故鄉已經有二年多沒縣長了。這真是破天荒的事！政權轉移了四五次：最先是在R縣的天門會神權之下，實行二千年前「偶語者棄市」的老法門，爲了一句話喪身破產的就很少。舊縣署改成了「老壇」，供奉着封神榜上都找不到的神鬼，——神的名字很長，像俄國小說中的人名，恕我記憶力弱不能寫出。——香R黃表整天的燒。R縣的會首是石匠出身，倒是十足的無產階級的工人。據說有一天到山中鑿石，忽然從石中鑿出一本天書，還有一顆翠銹斑斕古色古香的銅印。書中註明他是有着六十年天下的真龍，于是他就拋掉斧鑿，招徒聚黨，也和什麼督辦什麼司令逐中原之鹿了！老壇是代行着一縣行政司法的職權，老壇的法



律是燒黃表。無罪的黃表灰上升，有罪的黃表灰下降；看黃表灰的起降以定罪之有無。倘然老天成全你，一陣清風把黃表灰輕輕飄起，那就是殺人大盜也就不怕了。倒霉者反是！老壇的刑具是：皮鞭抽，繩索吊，火香燒，石板壓，油煎，碎割；有錢的受了這三種刑具，還可拿錢贖命，沒有錢的嗎？哼！乾脆一盆扁刀麵，——鋸刀，——幾粒衛生丸，送你回老家！——死。自縣署改為老壇後，呼爹喚娘，陰風慘慘，變成了人間地獄。

城鎮鄉村各小學校，都供奉起神位，本來就奄奄一息的故鄉教育，到此算「壽終神寢」！有不供神位的，也恢復了「子曰鋪」的舊觀。圖書館中的洋裝線裝書，都拋入茅坑裏，去供蛆虫誦讀，但論語中庸之類的國粹聖書，是神所特赦的！帶着小辮的遺民，碩果僅存的舉人秀才們，彈冠相慶了：老壇中的謀臣策士，子曰鋪裏的夫子學究，都是此輩！

家庭之間有兩種東西最危險：洋錢與洋學生。大半嘗到老壇中各種刑具滋味的，都是與這「洋」字有緣的。于是具有「兩洋」或一洋資格的，不是流散四方，就是皮鞭倒吊；甚至扁刀麵衛生丸也經嘗過了！——這很有點像某黨打倒資本家與知識階級的口號！

故鄉在R縣天門會「黃色恐怖」下四五個月，——會徒都懷藏黃表，有六十年天下的真龍，據說也是身上穿着黃袍，頸上懸着黃銅印；黃色似乎成了他們會的象徵，並且在去年會

經改國號曰：天佑元年，以金德王，色尚黃；堂皇的馬在聖諭上。故我以黃色恐怖名之，也不爲無根據。——鬧了個鷄犬不寧，不過故鄉也有天門會，忽對R縣的天門會採行門羅主義；但能力薄弱，恐非經縣天門會之敵，于是効法吳三桂拘兵的故事，把份縣綠綏會請來，聯合戰線，和R縣天門會開了幾次火，雙方死傷了數千人，總算把R縣天門會趕跑了。嚇！這一來更糟！「好請難送，」綠綏會就乘勢補了R縣天門會的缺：作威作福。燒殺抽打的情形，較前更甚。妖氣冲天，魔網遍地，由「黃色恐怖」一變而爲「綠色恐怖」，黃色恐怖下是兩洋遭災，綠色恐怖下四民難逃了！

現在綠綏會又被故鄉的天門會趕走，實行S人治S，老壇自然仍舊設在舊縣署。「外盜易避，家賊難防，」以前外縣會徒對本縣是整個的侵略，現在是零碎的復仇了。只要一入會，那就可以任意殺辱，任意敲榨；于是強者入會，弱者也入會；富者入會，貧者也入會；強者入會圖更強，弱者入會爲抵抗，富者入會爲保護財產，貧者入會爲掠取財產；于是會徒殺民衆，會徒殺會徒，民衆殺民衆，殺，殺，殺！從前是以階級爲單位，——指入會者的階級與民衆階級，——現在是以個人爲單位了。

故鄉雖這樣混亂，彷彿是互相吞食的野獸場了。其實這是我們文明古國數千年傳下來的

( 27 )

老法門，舊「衣餅！」國粹家正不必沮喪，大可乘大帥出關之暇，來做故鄉「紅塵一戲」，我想個把傳師軍師之職，也許比帥府得來容易，只要把水滸西遊封神三國多看幾遍，符咒法語多記幾條，保管你「取功名如拾芥，」直上青雲，用不着再坐洋飛機了。抄幾句天門會的戰表給大家作個引線：

「今日午時三刻××地方相候，來者君子，不來小人！……」

「本法師有數十萬神兵，何懼爾跳梁小醜！……」

聽說某委員在國民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提倡「國技」，據某委員演說詞中有「養精鍊氣」之類的秘訣，這正與天門會不謀而合；天門會所以能鬼子槍砲打不入者，恃有國技「養精鍊氣」之功也！上行下効，有這樣委員，當然有這樣人民！哼，這是革命的成績！

但海上的革命文學家說中國農民較辛亥年已大有進步了，所以吶喊已失了一「時効」，Q早已死去，好像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已深入農民腦中。長江以南我到的地方很少，也許農民已被廿世紀的喇吧吹醒，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的故鄉——可以代表長江以北各省——離Q時代確實還很遠，也許還在阿Q若祖，若曾祖，若……時代；因為我們在Q正傳中已經看見拿着哭喪杖的假洋鬼子之類的人物了。在我故鄉雖有這類假洋鬼子，——如我就是一個——也決

( 23 )

不敢披着長髮拿着哭喪杖在街上遊行，聽說在去年有許多外路過客，以不知故鄉情形，爲了穿着機器襪——即所謂洋襪——抽着洋煙捲被天門會「槍挑」的就很多，何況舉起哭喪杖「拍，~~~~拍，~~~~拍，~~~~」打人之事乎？海上無產文學家，也許根本沒有出過租界一步，但靜安寺什麼寺中穿着洋服拜佛求籤的就很多，何不走出你們洋式貧民窟去觀察一下呢！

#### 四 拜官與拜金

歸來後，使我慚愧得不敢見客。

見客怎麼樣？聽吧，開口就是這幾句話：

「在南方作的什麼官？一月賺多少錢？」

我紅紅臉只得以「什麼都沒有」爲對，這使來客廢然了！

昨天又有個「不速之客」來見訪；與其說訪，不如說探，一見面就很關心似的問南方共產公妻是真是假——他是從三四方面軍團部所貼的圖畫上知道的。——我說並沒有這回事，他纔放了心。但隨著又轉問到我官有多大，錢有多少？我仍以「什麼都沒有」爲對，使他譏笑起來了！

「像你們進學堂爲什麼？從小學上到大學，洋錢化了好幾千，臨了還是『什麼都沒有』！

哪還念那烏書幹嗎！倒不如乾脆種地好。」

聽說有許多在外留學的人，都受我的影響中途退學了，家庭強迫他們退學的邏輯是：

「像上——指我——一份家業都快被住那烏學堂住光了，現在還沒有官作，一年仍舊是整千的洋錢往外運；上的聰明資財，尙摸不到「印把子」，我們趁早拉倒吧。」說到才，我從小就被老師呼爲「神童」，在故鄉也有「小狀元」之稱；說到財呢？我確實是故鄉三四百家中伸着大拇指的首戶。

誰想到因了我的才與財的虛名，反作了青年的「絆腳石」，這不能不令我十分的懺悔！但父老們對於官是做着很深的迷夢的，「紗帽底下無窮漢」，因爲一做官，就把人生的名利兩途走盡了，于是不得不「改絃改張」，使子弟重返回子曰舖，理由是：「念洋書不管用，」這不管用的證據自然還是我！

然而最使父老們擔心的是念了洋書就要叛：叛父母，叛家庭，叛親朋，叛倫常；我之所以一切都背叛者，都是吃了洋書虧！

記得儒林外史上有關於杜少卿一段的話，大意是說當父兄的勸子弟莫學杜少卿。當先生的也教學生的書棹邊寫上莫學杜少卿這類的格言；我現在在故鄉也儼然成了杜少卿了！

( 30 )

流浪了十來年，遺產用去了大半，換回來的是滿身病痛與消沉，受着二千年前蘇季子落魄時所受的白眼，誦「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不禁慨然！這類文章在中國無怪其有悠久的運命。

然而姐姐的話使我悽然了！她說：

「你不用說去對死去的父母，怎樣去見終年爲你流着血汗的掌櫃們？」

「你想不作官嗎？就請你離開這要官的社會，要官的家庭。」

鎮天呼着「打倒官僚」「打倒軍閥」，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生了根的官社會裏，光打倒是無用的，如不把滋長官的社會根本推翻。

我嘗懷疑何以今天還呼打倒官僚打倒軍閥，明天就忽然自己也會變成官僚軍閥呢？其實

這正是奉行着湯武革命曹莽篡位的家傳祕寶。——不作官也實在不能生存。

你不作官嗎？就請你先上十字架！

## 五 老人社會

我還是孩子似的跳躍着，毫沒有留心到自己的歲月，然而姐姐和二妹已經這樣老了！

二妹拉着一個四五歲穿着一身白地紅印花衣服的小女孩，突然從房外走進，笑着說：

「給舅舅鞠躬。」那女孩扭一扭腰，很羞縮的貼在二妹的腿傍，炯炯地看着我。

這是昨天早晨我聽說二妹回來正在喜溢眉宇時候的事。

這使我沉沒在幻滅的哀樂裏。

「四歲了，叫文娥，還沒見過你呢。」她又扭回頭向小女孩說：「這就是舅舅，你昨夜不是還念著舅舅嗎？快過來給舅舅鞠躬！」她雖然用力往外拉，那女孩還是羈着屁股不出來。

我就留心到二妹的臉上：她那多血質而又富于胭脂所謂「滿月」一般的臉，現在顯得淡淡地黃瘦了，只有兩隻明晶的眼球，還彷彿留有我對她處女時代的記憶；誰想到爲和我搶不到玩具就時常躺倒地上打滾撒嬌的二妹，這時會拉着自己的女孩向我鞠躬呢！

往事如在目前，只不過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紗幕，然而她已作了人的母親了！

然而最令我驚異的還是姐姐，她不過比我大三數歲吧，何以儼然成了母親生前的那種模樣呢？

姐姐爲我長年在外邊流浪，也不知流過多少眼淚了，這回見了面照例是幾句寒暄，兩泡清淚，底下接着就是嘮嘮叨叨那一片我所不願聽的話！

她哭罷說，說罷哭，歸根結底是說「老的們」雖留下我一個，等于沒有。

( 32 )

故鄉人的人生觀是生孩子，（據說有些生物一到完了牠們生殖機能後就死掉了。）但故鄉人對於孩子又似專為預備老年而生的，所以「少年老成」成了少年人的美德，而「不老實」這句土話也成了輕薄之詞；還有在尙未屆老年時代關於人性——也可以說是生物本性。——中兩大原素食與色是受着社會道德法律習慣嚴重制裁的，若是一到老年，那你可以隨便了。所以故鄉是老人社會，只有老人纔能過無拘無束的悠然生活。

故鄉既是抱著生孩子的人生觀，所以雖是八十歲的老人，假使他沒有兒子就死掉，還能引起人們的同情；若是已生了兒子的十餘歲的青年死掉，人們就會在他抱着襁褓物痛哭在靈前的寡妻說這一套不入耳的話：

「他雖然死了，有孩子還不和他活着一樣？慢慢等着吧，孩子大了就好了！」只要有孩子，死不死是不關緊要的。

前天我還聽到一個故事：老張保老婆再醮了；她是四十餘歲的寡婦，丈夫死有二三年，身後沒留下兒女，所以故鄉人對於她的再醮是十二分同情的。

但一到六平妻的改嫁，那就大不一樣了！六平妻爲了改嫁就被人罵爲「騷婊子」「爛貨」，結果不但被她夫家人唾棄，還被她親生的父母趕出大門不准這敗壞門風的女兒再進家



門；這就因為她雖然只二十二歲，但懷中已抱着小六平了！

故鄉是不容青年存在的，我之見棄于故鄉者，就因為我一向過着這不倫不類的青年生活。

## 六 打破平安環境

「你是有福的，號中無論掌櫃夥計，那個不是『赤心保國，』每年成千的洋錢給你用；還有你的大表叔，哼，家產替你管着鐵筒似的！在現今時代，哪裏還有這樣的好人？這都是你的福氣，誰不羨慕呢！誰不羨慕呢！要不是這一班人，你的家產騙也早該騙盡了！可不是？幾年不回一次家，還不是騙死的嗎？」一個親戚滔滔而又贊嘆的說。

這一段談話引起我無窮的悵觸，使我懺悔得幾乎跪倒。

真的，在故鄉人的眼中，我是幸福的；號中的掌櫃夥計，家中的大表叔，對於我的忠誠勤苦，恐怕最慈愛的父兄，最孝順的子弟，也無過如此了！但誰知他們血汗給我換來的幸福，無時不在我圖謀着的破壞中呢？！

養成我脆弱，依賴，感傷，畏縮，懷疑，衰殘，一切小資產階級公子哥兒的惡習尙者，不全都是他們給我的幸福的結果嗎？

( 33 )

一接到我的要錢信，假如故鄉的郵局無滙票，就不惜深更夜半冒着寒暑疲勞通過充滿了兵匪的數百里外，給我設法滙兌，從不使我在外經濟上受到些許的壓迫，那種慈母似的心，嘗使我對於人生感到深切的眷戀。

然而這種幸福實成了我「附骨之疽」，使我牽連在現實環境裏不能走到理想的大道。

在去年我是決心要打破這平安的環境，擺脫一切，毅然從北京走出；只帶着隨身旅費，想踏上理想的大道，淪入時代的狂潮：打算到上海後進工廠嘗嘗煤煙滋味，或過黃包車下牛馬的生活。

但是久養在雕籠中的鸚鵡，忽然放到海闊天空的自由世界，牠已失去飛翔能力了！只覺得是茫茫然沒有着落，倘遇有暴風雨襲來，更要促起牠雕籠中悠然歲月的懷慕。

所以去年抱着滿胸熱烈的志願，鷹隼似的落在黃浦灘頭，忽然四面生疏的氣氛包來，又使我變為失路的羊羔了！

第一晚住在民國路一座高樓上，市聲雖然嗡嗡地從窗外傳進，但我好像被流放到不見生物的孤島上，不得不坐在燭煌的電燈下抹眼淚。

不待朋友嘲笑，自己就覺得臉紅，這真是演了一齣滑稽戲！第一晚就不得不提起筆來往

回寫那「……務必寄大洋〇〇元……」每回寫時都感到剝了全身衣服似的慚愧信。

預算漂流十年，不使任何親故知道的生活，現在剛及十五個月，又飄然返回，徜徉在詛咒與羨嘆平安環境裏了！

一個朋友罵我爲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這句話使我感到無端的恥辱與激憤，日夜都在懷疑，反省，自勉，自奮，深恐變成了時代的硬化物，但環境與我的心情又是這樣衝突，長此下去，我知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打破平安的環境，」我漸覺那是超人的事了。天呀！我就這樣墮落了嗎？！

### 七月

晚飯後靜悄悄地坐在院子裏。

十來年都市的生活，幾乎使我忘却了月；因了靜，靈感又被月所浮起。

灰白色的天空，點綴着疏疏的星；房屋整肅地傲岸地立着，形成了四方形的天井，周圍是清爽的寂靜。花木的枝葉上，汎流着月的光輝，把幽涼襲人的陰影，顯明地描寫在地上：這是月的手筆！

悠然的白雲，輕輕地給月披上了一層白紗，月也顯出掩抑不勝的羞態來，閨秀似的那樣

憐人！雲過了，又露出月的光潔的裸體，儼然又成了跳舞場中向顧客送着媚眼的蕩婦！

細細地幽幽地笙音，從北邊深巷中傳來，像小兒女在母親前訴說着什麼。這種幽幽的笙音，除了在尚保有中世紀遺風的靜寂的鄉村裏是聽不到的。一種惘然而又微傷的幽覺，引進了幼年時的舊夢。三妹說：「這是北巷流氓們吹弄的。」在鄉間倘若是辛若在田間的農民，這時早已入睡了，只有終日游蕩着的鄉人目爲「光棍」的，纔有閒暇來弄這古樂，其實幾千年遺留下來爲大雅所不齒的山野文明，都全仗這輩保留下來了。我心中浮起來的舊夢，被這種聲音混漾着好像隔了幾重海洋忽然聽到鄉音那樣甜蜜，那樣撩人！我寧靜到幾乎停止了呼吸來靜聽。

久慣了都市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只仗着物質的眩耀與震盪：色與聲的刺激，只求其強烈繁鬧就算滿足了。像今晚這樣淡淡的月色，雖也「大公無私」的照臨都市，但已被眩目的電炬奪了寵，都市人已把牠忘却了！發人深省，引人邃思的單純而永逸的笙音，都市人更無暇來深求咀嚼。所以近代都市文明，只有空間的轟烈繁鬧，缺乏時間的幽淡永逸，一切大自然的恩賜，是與都市絕緣的。

一翻開中國舊時代的詩詞歌賦，何以就有一種渺茫的哀樂輕漾着我們靈魂呢？這就因爲

捉筆的人是悠然看着白雲對着明月如今晚這像情景中寫成的。

十來年都市生活，把幼時的夢影磨滅了個罄盡，在母親懷中所聽到的雲，月，星，宿，故事裏引起的神秘的幻象，都一同葬到都市裏去了！這時又被雲月的單純景色，掘開舊夢的墓門，往事都浮到了眼前，眼眶中忽然澀澀地，晶瑩的淚珠接着滾下：是久藏在心的角落裏的童年淚。

這種抹了一層悲劇色彩的夏夜，不容你不受感動，如果你性靈中尚有一線天真；況我是從數千里外異地裏回到了相離很久而又時時懷念的故鄉！

#### 八 給江南的弟弟妹妹們

你們仍在碧玉色的江南，我已回到黃沙灰土的北地了！

弟弟妹妹們，以眼淚為生命的我，要不是你們的滋潤，我將枯死到江南。

我們聚合雖屬偶然，時間雖屬短促，環境雖屬惡劣；但在我生命的途徑中，這真是充滿了薔薇花的一段，在這一段道路上，我生命纔受到了愛的燃燒，黑暗的靈魂中，也時有愛的閃光照射。

然而我的處境也委實狹仄了！

( 38 )

在講台上我不敢正視你們一眼，操場中不敢和你們對打網球；——雖然叨着梅弟的光和你們打過幾次。——有時從女生休息室前經過，我也是低了頭偷偷走過，眼睛不敢斜睨一下；倘然遇見你們一個人走進我的房中，即使是正式問課，我也覺到如芒刺之在背，這半年的歲月，我無時不在羞澀，思慕，憤懣，悵惘，畏縮，焦急，懺悔，甚至哭泣中！弟弟妹妹們，我們原來住在以愛為罪惡的世界上，欺詐，迫害，燒殺，姦掠，淫的買賣，這都是我們社會道德法律所特許的！如人與人之間有了純潔的情愛，那就馬上就得釘上十字架！

因了你們的年青，美好，聰明，溫柔，高雅，多情多愛；就遭了醜惡者的妒嫉，使得我們師生之情，朋友之愛，一齊隔絕。我每次上堂，校長都在後邊監視，下課後G主任也時在我房外四週梭巡，比防賊都來得嚴重！

等我被逐出校後，你們紅腫着眼睛來到旅館看我，唉，我的心是多麼悲痛呵！我敢說除了送我父母親最後的一息，要算這一次我的眼淚流得最多了！

連最後送別的攝影都不得不躲在竹林中去拍照，四週還是佈滿了偵探的眼睛，這是什麼世界？！

每次紀念週上，你們聽了我的講演，也許以為我是很勇敢的吧？其實我是個大口喇吧，

徒然「啣，啣，啣，」響響罷了，說到行不到，這是我一生吃苦的地方；

在教務會議席上一有女張在坐。我就腩腆着不敢發言，較之道貌岸然的校長，公然向女張屢次求婚並且都遭了嚴厲的拒絕而仍暗地用其吹拍諂媚拉攏誘惑的手段向女張進攻的，其勇弱爲何如？唉，我原來是個弱者呵！

爲了我的去，梅弟幾乎和他頑固的父親動手槍，季仁弟終于被捉盜賊般的捉了回去，鵬弟雖沒有怎麼，但他母親也藉口他生病，把哭腫了雙目的鵬弟送到鄉裏去了！最後我住的那間樓，一到夜晚就被附近的隣童往窗口投石，P妹Y妹等也不敢再來旅館看視，令我想起盧梭當日在他故鄉所遭的迫害來。

他們爲什麼要運動舊家庭，唆使舊社會，向我們這樣迫害呢？這倒不是禮教作祟，因爲他們都是革過命的新青年，以我想：不過是飯盆與嫉妒而已！

在愛神未凱旋以前。我們的世界是統治在癡惡的魔鬼爪牙下，年青，美好，聰明，溫柔，高雅，多情多愛的人們，是到處遭異的，因爲烏鴉羣中根本不容有鳳凰孔雀存在的，你怪區區J縣？！

從魔鬼的爪牙中奪回來我們愛的世界，使我們後人不再愛醜惡者的虐待與污染，這是我

們的責任。

( 40 )

弟弟妹妹們，祝你們努力吧！反正不能躺在戰壕內睡長覺。

一九二八，七，於故鄉孤獨軒。



## 從喫甘蔗說起

白石

現在倒也慣了，如其有甘蔗，我倒也會吃。惟一的理由，就是我自己已經和易了許多。

若是從前，一見到這，便皺眉頭。這並不是爲了甘蔗的口味不好；而且，依現在的經驗說，甘蔗確實是名不虛傳的「甘」，甘者甜也，在我比較歡喜吃甜食的，從小就如此的歡喜，似乎沒有反對以「甘」馳名「甘者甜也」的甘蔗的理由；然而，我竟反對之而至於皺眉頭，這個「變態的心理」，大概其別有傷心乎。

說起別有傷心，每個人怕會想到，這大概有關於戀愛事件。據西屏告訴我，W君是個吹口琴的老手，住在以前所謂南京現在所謂國都的時候，他和他的愛人度着甜蜜的生活——當然，我不知道，這愛情的甜蜜，是不是超乎甘蔗；因爲我既非愛情部訓練主任，又非老吃甘蔗——他是老要吹着口琴的；從生物學家說來，這大概等於春鳥的求偶。但，可以不必論。M君，後來終於因被棄於愛人，把口琴丟在長江裏，而且設誓此生不再吹口琴了——這確乎是「別有傷心」，然而，我之不吃甘蔗，其然，豈其然乎。

當然，我是無從虛構起「甘蔗愛人」的故事來。所以，還是老實點說：我之不喜吃甘蔗

( 41 )

( 42 )

者，以其吃進吐出，太繁瑣，而又不很暢快也。

有人說這是現代人的性急病，這我承認。因為，我是現在人。田園風味我是無福享受了。而且，我也不想。持螯，飲酒，賞菊，我同樣的不慣；雖則比較吃甘蔗是風雅得多了，大有壁間高懸古畫，案几羅列山石之致；然而，總還是吃進吐出，不爽快，不直捷了當。

時代的推移，是沒有法想的，由田園生活到都市生活，由布衣粗食到綢服珍羞；——現在，更有進者，則曝帖大菜——由木燴竹筏到汽車輪船，由紳士式的蘭花手的方步到洋人式的直腳的急步，由X而至Y，總之，無非是現代化，科學化，物質化，其間，同一的精神，是由迂緩而至快速，由惴惴忸忸而至直捷了當——雖則未必全都如此，但這是現代的文明表現出來的現代味，是無法否拒的。

可是，在上面這些例裏，覺得還不能表現出現代味來。那末，讓我再籠統的說幾句吧。現代味是：由精神的轉到物質的，由情意的轉到理智的，由慈善太太捏手放手的轉到英雄豪傑，烈士暴徒，勞農苦工快刀斬亂麻的，的一種生活的法味——當然不是豐子愷的法味——是現代人 我覺得，無法避免這法味之一嘗。所以，我之沒有「甘蔗愛人」是無法想的，因為，我是現代人。

同時，所以我要大胆的說，殺頭，槍斃，機關槍掃射，滿船滿船的倒江，這也都是現代精神的表現。也是無法避免的。豈明老人在談虎集裏大發其牢騷，罵某某等獎勵殺人，這，顯見豈明老人，畢竟是豈明老人，是脫離了時代的老朽，是不革命的資產階級人物，是不講『一個吃多個』的玄學鬼，是……什麼？算了。以下還是扯到殺頭的進化論上去吧！

殺頭以前是什麼刑罰，我不得而知；似乎古之君有紂皇者，則曾用過炮烙之刑，炮烙之刑如何，我不十分明白，但致人於死沒有像殺頭這樣便捷，總可斷言。因為炮烙，據說還要用火；生火就不是一回容易的事，至於殺頭，刀是磨好了的，雪亮雪亮，一手提起，撲的放下，頭下去了，就完事。簡捷，了當。但畢竟，劊子手並非個個是學校出身，研究過『一個吃多個』的道理；而且，即使在中國設立一個殺頭學校，但也因中國學校，素不注重實驗，未必每天有頭可殺，使劊子手得把手術練習靈敏。所以，有時，劊子手臨到殺頭了，也不免於由一刀而二刀，而三刀……雖則，多斬幾刀，於己是無損的；雖則，有的劊子手是不歡喜看好髮痕平平下去，而偏偏喜歡一刀二刀從腦門對剖下去的——然而，這正也是現代人求強烈刺激的變態心理，我，原諒他們……

不過，求刺激，殺頭未必能使人更為滿足；譬如，殺一個頭，終還不如槍斃兩個人，更

( 44 )

來得快暢。一，因為，屍骸有了兩個，血有了二堆；二。因為，行刑時，可以獲得二次的心的緊張。這猶如吃冰其連，吃二杯當然比喝一杯來得涼快。

吃冰，我又想起了曼殊和尙。據說，曼殊和尙在日本，一天，吃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彈，別人以為他死了，但看看他，還有氣；一到第二天，又飲冰如故。這，確是一個現代和尙的行徑，值得我人讚美。

人說，天才總是跑上前路的，由今觀之，曼殊和尙確是天才了。因為，無疑的，現在是把曼殊和尙吃冰的精神應用之於「機關槍掃射」與夫「滿船滿船的倒江」了。一杯，二杯，不夠，不暢快，索性還是一斤，二斤而至於五六斤。一個，二個，不夠，不暢快；索性還是一隊，二隊，成隊的排了起來，用機關槍掃射過去；掃射過去，掃射過去！還不夠，還不暢快；索性還是一對，二對，成船的裝了出去，向江上倒，向江上倒！……終至於六七千！這，多麼直捷，了當！像這樣才會合於現代人生活的法式……

然而，現在我也慣了，如其有甘蔗，我也很想吃一吃了。惟一的理由，因為我不願做現代人了。

# 從時代說到無產文學再扯到言論自由

高明

## (一) 時代

『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我們偉大的麥克昂先生都這樣說了，其爲千真萬確，當可想而知。

所以讓我們趕快來捉吧！……『噯噯噯噯，捉到了！』……『噯噯我也捉到了，』……『噯噯我倒也捉到了！』……——是的，這些人都『捉到了』。

我們偉大的麥先生最後却說：『啊，你們真太可憐了！時代赤裸裸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爲甚麼總把牠捉不住呢？』

『左』，『右』，『立在歧路口子上』，『革命』，『不革命』，『反革命』，……這就是他們隨後的討論。

不久便沈默了。

( 45 )

他們都，都『捉到了』。

(二) 無產文學

a

現在到底(！)是什麼時代，不幸得很，我們那大慈大悲麥克昂菩薩却沒有洩漏天機。只要兩眼一鼻一嘴二耳二眉還生在我們的頭上，我們總能以這個不幸為無論過去現在未來的第一件大不幸的。

啊，且住，我們那麥菩薩又開金口了，他說：『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文藝是最健全的文藝。』

菩薩果然慈悲，不等我們跪求啟示，他便把理由暗示式地說出了：『最勇猛的鬥士大概是最健全的。』

他還算客氣，『大概』！——不過這「概」無論多「大」，于我們這般『真太可憐』的人已經是不很能懂了！——因為我們人世界上並不如此。(並且他自己也似乎已經不很怎樣健全了！)

——「咄，汝反革命，神將罰汝！」（「反革命的作品是斷乎不能寬恕的。」）

b

甲：『永遠立在岐路口子上是沒有用處的；不是到左邊來，便是到右邊去！』。你倒願走那條路？快說！

乙：老爺，您話是對，不過我也有我的苦衷。您說，我又沒有拉過車，又沒有做過什麼，您要叫我去寫他們；譬如描寫拉車的吧，他們終天的拉着人跑，我還不知他們還是胳膊累得疼，還是肚子累得疼；若是寫錯了，豈不是笑話嗎？況且……

甲：哈哈哈哈哈……你這小子傻得也『真太可憐了』！描寫！那用做這些事，一嘆一虎不就竭了吧？

c

『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奧伏赫變』，『基爾特』……  
——『捉到了』萬歲！無產文學成功萬歲！

(三) 言論自由

從時代說到無產文學再扯到言論自由

( 54 )

近來聽見人說流沙，文化批評都被那『國民』政府所禁止了。這如果是真的，那我們却是應當萬分忿怒的。我們人民的自由權被奪去了！

前一陣申報上登着一新聞，大意說幾個在研究共黨書籍的青年男女被捉去了。這件事的本身便已是令人忿怒；再加上那腐敗報紙下劣的譏嘲態度的標題，乃更可見得中國人那付卑惡性情及愚蠢得可笑了！

我們現在應當起來爭我們自己的自由！

創造社那付態度我們不以為對；不過我們自會將他們的錯誤一齊揭出，使人家不再信牠；我們決不許橫暴的政府來侵犯權利！

（作者注）

高明就是高明；既非魯迅 化名，又非X的假名。專此謹布。文內引用麥克昂君的話，見創造月刊第十一期桌子的跳舞。

一九二八，七，十三日，于日本水戶追趕室。



# 零 碎 話

介 如

一

傻子在人羣中是決不可少的分子。因為如果世界上都是聰明人，那些傻事誰去幹呢？

二

羅素先生說。『提倡社會改良的人。若怕別人注目，怕親戚朋友說閒話，而因此被他們同化，就永遠沒有改良的日子。』這一句話，我認為是我國現時從事社會改良者的一服很好的興奮劑。

三

大門口臥着一頭肥大的黃狗，見着門外走過一個衣衫襤褸的過路者，就開口雄糾糾的亂叫；當一個衣服華美的不相識者進去時，牠倒不作聲了。

四

「放膽文章拚命酒」這句詩的意思是說，做文章的時候要膽子大，要毫不顧忌的發揮個人的思想；喝酒的時候要不怕醉死，要拚出命來盡興的往嘴裏灌。但是我想，這兩件事聰明

( 55 )

人是決不會做的，因為牠們都有危險性的！

五

閑暇時往往喜歡到校門外的補鞋匠那兒去坐着和他閑談。自家總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有一天，於閑談之中，我好奇的問他：『現在夏天，你在這樹底下做活倒是很涼爽的。——但是冬天你在這兒不冷嗎？』他聽了，搖搖頭說，『不冷！因為在做活是不冷的。』『那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驚奇的又問，『我們在屋子裏生着爐子還冷哩！』『冷又該怎麼樣呢！不是冷也得做嗎？那末不如說『不冷』好聽些！』他微笑着說。

我答應着『唔！唔！』

六

每當在街上看見那些漂亮的姨太太或小姐時，心裏就會起這樣可笑感想：『這樣又白又嫩又胖的皮肉，誰個不垂涎呢！一古社會秩序不能維持時，唔……唔……』